

□特 写

# 红心闪亮 信仰高扬

## ——为讲好新四军故事兴建纪念馆

宋长汉

山不在高,有景独好。淮南市上窑山南麓,昔日的荒坡秃岭而今变成树海林涛。如果将这片青山与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相比,的确不大也不高,但是,与别处青山不同的是,它有一颗红亮的心。有红心在跳动,青山就更有朝气与活力,更知道自己的来路和去处,更能吸引和召唤一代代人,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这片青山就是淮南新四军纪念馆。

不久前,淮南新四军纪念馆主碑围墙上的各种牌匾之中,新添了“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色教育基地”牌匾,这是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三年行动计划中的一项工作。在全省选择重要革命纪念遗址和纪念场馆,突出新四军光荣历史及重要历史标识地,建立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红色教育基地。淮南新四军纪念馆之所以成为最早挂牌授匾的纪念场馆,就是因为这里跳动的红心是那样的不寻常。

### 巧思妙想 正是为了纪念之树常青

20年前,新四军成立65周年之际,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发出了兴建新四军纪念馆的倡议:“为了纪念当年新四军在津浦路西、淮河两岸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昔日,淮南矿区、凤台、寿县、定远、凤阳、怀远一带,是新四军二师、四师将士们英勇战斗过的地方,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兴建新四军纪念馆,就是铭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们的生命活体,苍松翠柏,象征着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老同志们用自己对新四军的真切情感和朴素想法,想建造一个以林为载体、以碑为魂魄,树、碑结合的红色景区。我们心目中的新四军纪念馆,是一处绿意盎然的胞衣下,跳动着红心赤子的心灵的生命活体,是一个披红挂绿、清香袭人的生命之躯。

树,代表着生命的勃勃生机;石碑,代表着生命的坚韧不屈。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体现着中华民族外柔内刚的精神特质,体现着中华儿女秀外慧中的气质特征,体现着抗战时期新四军铁流涌动的态势与势,同时也体现着后代人对先烈们的绵绵追思和传承精神。

所以,最初把纪念馆规划成65亩(时值新四军成立65周年),以65为时空概念,为新四军主要领导和将领栽植了100多棵纪念树,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怀念。

青松挺立、杨柳依依的“身体”之中,闪亮的心在哪里?就是耸立在高台上的纪念馆主碑。

高台有37级台阶,37级台阶象征着1937年新四军成立;台阶两边的护坡石壁上,一块块石刻记载着新四军浴血奋战的历史,走在37级台阶上,就像走在新四军浴血奋战的历史之中。

37级台阶上面是方方正正的平台,平台的长和宽都是20米,总面积400平方米,用数字“二”和“四”,象征着在淮南地区奋战的新四军二师和四师。

主碑总高4米,与新四军的“四”字切合。主碑上“新四军精神永放光芒”红色大字,鲜艳夺目,像是用无数将士的鲜血染红,用无数不屈的生命铸就——而今,成为纪念馆的红心与灵魂,照亮了游人的心,首先是照亮了我们这些纪念馆创建者的心。

主碑平台下有两条路,一条叫“北上大道”,另一条叫“东进长廊”,以此来展示新四军“东进”、“北上”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布局。

省新四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郑锐,参观了淮南新四军纪念馆后说:“对新四军的历史,几十年来已经有大量的书籍给予记载、描写和歌颂,电影、电视、

夕月一弯,在天上。月如唇,在诉说;月如眉,在描绘。看见一弯夕月,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江南。喜欢江南,喜欢江南的水润青碧,喜欢江南的温软秀丽,也喜欢江南的那夕月一弯。

白墙黑瓦,庭院深深,却又文气郁郁。门前,小溪潺潺流过,溪水清澈,响亮,哗啦啦的声响,清脆得不得了。庭院内,绿竹丛生,花木翩翩,假山玲珑剔透,镂花小窗,透着光亮,也透着杏然的神秘。屋顶,黑黝黝的鱼鳞瓦片,最是诱人,经年下来,青苔点点,片片,碧意幽幽,时间在一瓦上流淌、徘徊、驻足,然后,以青苔的形式,雕刻下一枚枚时间的印章。此时,夕月一弯,悬于西天。

微弱的光,照在屋顶上,鱼鳞瓦片散发出黯淡清浅的光亮,像记忆的绸布上划过的恍惚的梦。月在照人,人也在望月。这样的夜晚,人无论在何处,望那一弯夕月,都美。

拿一只脚凳,坐于大门前,溪水潺潺,波光浮泛,激漉,夕月投在流水上,便



航拍主碑(资料图)

戏剧也有不少反映。但是,用纪念馆这种形式予以反映和弘扬,尚不多见。应当说,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创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好事。”堪称“特殊形式的宣传平台”。

### 殚精竭虑 更是为了红色基因传承

“兴建新四军纪念馆既是为了缅怀先辈,更是为了教育后代,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一个基地,使他们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做到身在福中不忘本,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忘记过,珍惜现在,开创未来。”这是2002年10月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关于兴建新四军纪念馆倡议中的一段文字。

忘不了20年前社会上理想信仰缺失、思想迷惘混乱的现象,教徒捐款建教堂,善男信女进庙堂,盲目无知过洋节,错把美国当天堂。为此新四军老战士们都很忧虑,革命先辈浴血奋战打下的红色江山,一定不能改变颜色,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精神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于是就倡议在淮南兴建新四军纪念馆,用新四军精神教育年轻一代,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纪念馆的选址成为绘就蓝图的第一步,实地考察再三斟酌,最后选定在淮南市的东大门上窑山南麓。因为,这里曾经是抗日的战场。1938年,日军从蚌埠向淮河上游进犯,中国军队在上窑山一带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日寇占领期间,爱国进步人士方昭舟率领民众在此抗击敌人;新四军挺进敌后,在此周围先后创建了定凤怀、凤台县和寿东南抗日根据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昔日的抗日战场上兴建新四军纪念馆,让教育意义更加凸显。

现在想想,20年前选址在上窑山,正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把红色基因利用好”,纪念馆兴建的目的“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而在建林过程中,我们也是在做“把红色基因发扬好”。

2002年10月15日,是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10周年的日子,更是新四军纪念馆蓝图绘制出炉的时刻。首任会长高耀,这个1941年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在会上决定,向全社会发出兴建淮南新四军纪念馆倡议书,并成立了由常务副会长单星为首的不断扩大的践行团队。

于是,大家四方呼吁、八方联络,募集资金、选址订树。市党史研究室和市林业局全力配合,一场攻坚克难的造林育人之战,打响在淮南市东大门的上窑山上。

如今已经去世的单星,是14岁就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淮南新四军研究会第二任会长。建林期间,身患癌症到上海做手术,临行前写下《赴沪治病的几句话》作为“遗言”;“纪念馆是我难丢难舍的一件事”,“若能健康归来,将立即归队,投入建林工作中。”

市新四军研究会时任副会长柴慎显,亲自带人到山东购买银杏树苗,用最实惠的价格购买最好的树苗,出差费用能省就省,两天就完成了任务。回来一盘算,四个人住了一晚乡镇小店,吃了三顿饭常便饭,只花了76元钱。对苗圃主人送的土特产也婉言谢绝,当地老百姓感动地说:“当年的新四军又回来了!”

研究会理事丁朝群,包揽了大部分纪念馆建设中的文字——倡议书、解说词、情况汇报、总结材料等等,将近20万字的各种文稿是他用颤抖的手书写而成的。他人生的终点也是冲刺在建设纪念馆的事业上。

纪念馆的建设自有后来者,那就是现在仍然坚持每天到新四军研究会“上班”的六位“常驻代表”,他们都是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多年来,在对新四军军史的研究中,在对新四军故事的讲述中,他们和当年的新四军一样,有了真正的信仰,在新四军研究会这个平台上,传承红色基因,余热奉献社会。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忠于信仰的忘我精神,不辱使命的担当精神,不尚空谈的实干精神,积极呼应的自觉精神,互相激励的团队精神,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正是有他们的接力,淮南新四军纪念馆的建设20年来从未间断。青山添绿人渐老,造林育人情未了。笑对青丝变白发,夕阳西下仍在跑。喜见后继有人来,接力迈步新征程。

### 踵事增华 乃是为了信仰之力汇聚

20年前兴建淮南新四军纪念馆的一纸倡议,得到了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得到了全市人民及相关单位的拥护和参与。纪念馆不仅如愿建成,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影响越来越大,如今已成为淮南新四军纪念馆景区。

规模由当初的65亩扩大到近4000亩,义务植树10万多棵,修建排蓄兼用的池、潭10余处,将绿水青山的理念在新四军纪念馆落地生根。建成以弘扬新四军精神为主题的多处景点、景观,南方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陈列馆、兵器广场、纪念馆主碑、铁军阁等。由新四军纪念馆建设带动附近多个绿化园林兴起,以新四军纪念馆为主体的红色教育区、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主线的教育文化区、以荷池、思源书院等为特色的寓教于乐观光休闲区、以思源新村为代表的践行新四军精神、建设新家园示范区,还修建了23.59公里的环山路、登山路和林间小道……

淮南新四军纪念馆景区已经成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被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新四军老首长、老将军、老战士纷纷为淮南新四军纪念馆挥毫题词;新四军的

后代们到此寻访凭吊;军队的干部战士、大中小学在这里举行活动,各地游人到此参观游览……

2013年8月16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安徽省历史研究会呈送的一份请示报告中批示:“淮南市新四军老战士、老同志造林育人的事迹十分感人,应大力宣传。”于是,安徽电视台拍摄了《青山不老》电视片,讲述兴建淮南新四军纪念馆的故事,《光明日报》《中国国防报》《中国老年报》《安徽日报》等媒体记者都到这里进行过采访,《江淮》《铁军》《云岭》《党史纵览》等杂志也发表文章进行宣传。

淮南新四军纪念馆为何殊荣不断、游人不绝?因为,它跳动着爱党爱国的红心,它充盈着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它书写着不忘初心开创未来的信念。所以,淮南新四军纪念馆能够召唤社会的正能量,能够汇集人们的信仰之力!

前几年,纪念馆已成为规模的时候,看到我们还在往返上窑山,有人不解,我们为什么还在忙碌,我的回答是:生命不息,建林不止。

纪念馆的建设是一个活态的系统工程,就像栽植树木,会遇到成长中的各种问题,如何养护?如何管理?如何让它周边的环境更和谐?如何让它成为枝繁叶茂大树,真正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都是必须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的问题。

魏山治理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魏山是一座与新四军纪念馆景区毗邻的千疮百孔的山,几十年前开山炸石让山体伤痕累累。2014年2月,魏山复绿工程正式打响,第三任会长魏耀民带领新四军研究会协调社会各方力量,铺设上山路,修筑挡土墙,复土5.24万立方米,种植1万棵树,终于让魏山披上了绿色。

纪念馆能建设好,关键在于管理。新四军纪念馆坐落在上窑山,上窑山的林地属于上窑林场管理。当纪念馆选址在上窑山南麓之后,市政府下文,上窑林场是纪念馆的管理者,对纪念馆进行全方位的服务。20多年的工作实践证明,属地管理是淮南新四军纪念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上窑林场是纪念馆建设落到实处的重要一环。

在建林20周年之际,淮南新四军纪念馆景区的所有挡土墙,都进行了重新修整,全部换成垛口城墙,寓意新四军浴血奋战,筑起了中华民族的长城。

“为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做点什么?为现实工作奉献点什么?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20年来,市新研会用建设淮南新四军纪念馆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如何度过人生晚年的答卷:不惜力、不懈怠、不畏缩、不自满,为讲好新四军故事兴建纪念馆,让红心在这里闪亮,信仰在这里高扬!

□组 诗

# 思与远方

殷贤华

退  
小时候,我和父亲在山谷迷了路  
我们退回半山腰重新出发  
父亲说,站得高看得远  
退一步,路好走

叶  
农村的孩子进了城  
那些纵横交错的路  
让我如履薄冰。走着走着  
一些路甚至藏起来  
让我时常退回十字路口

阳  
退,渐渐撑开成雨伞  
成为我前行的姿势  
我习惯了在镜头前微笑  
而影子飞快后退  
在不远处大口大口地喘气

上  
真的,即使独处  
我也牢记父亲的教诲  
让身体里那些左冲右突的血液  
缓缓退回心脏的位置

愈  
病床压在他身上  
已好几年车轮

拉链  
大病初愈,他弯下腰  
把呼吸和力气重新拾起来  
他轻轻擦拭疤痕,像拉合一条

他想  
他捧起我们带来的喜鹊  
嘘了一声,提醒我们别惊扰了  
窗外枯树上新发的几片嫩芽

# 熟悉的 路

章铜胜

对于生活相对稳定的人来说,个人活动的半径就很小,许多地方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熟悉的好处,不管遇见什么,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意外的,无非是些常见的人和事。想做些什么事,也都都会了然于心。譬如早晨想去面馆吃一碗面,找一家熟悉的店,掌柜的一看,就知道你的口味和食量,你进门来,甚至连招呼也不用打一声,面就下锅了。不一会儿工夫,面端到你的面前,还是你最喜欢的味道。熟悉的环境,也有不好的地方,总觉得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日子就会过得很快,不像我们在外旅行时,哪怕只是短暂的旅程,有时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过得很充实,这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错觉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习惯。错觉总是不太可靠,只要稍加留意,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也会让你思考,或是去想象熟悉的生活之外的一些东西。每天坐班车,沿途,窗外的风景都看惯了,也就无心再看,很多时候喜欢在车上打个盹儿,我不知道自己因此错过了多少可以看看的风景。路的南侧,大概有两公里长,不与周围的山相连,是石灰岩质的山体。前些年,路边有一些小石灰窑,后来废弃了,经过这十多年的时间,原来废弃的矿体被植物所覆盖,一片郁郁葱葱,落差大的一些山体,还能看见悬垂的断崖,晴好天气,石头纹理,清晰可见。春天时,新绿的树和灰黑的山体,看上去画意十足。时间和植物,在试图修复了采石和烧制石灰留下的痕迹,有时,夕阳也会为那段西南走向的崖体镀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晕晕的黄色,或是深玫瑰色,傍晚经过时,我总会向那儿看一眼,在心里

里想象它昔日的样子,也会想象那些树越长越高之后,遮住更多崖体的样子。想象是有趣的,她会联系过往和未来,也会让我喜欢上那段石与灰的残山,那段绿树与断崖的风景。

还是在这条路上,一个初秋黄昏,在经过一处河湾时,我忽然发现临水的拐弯处,有一大丛蓼花开了。蓼子长得不高,蓼丛中有两棵柳树,高出蓼丛很多。在密密的蓼叶丛里,一串串浅粉、紫红的蓼花,开在岸上,也开在安静的水面上,远远望去,秋水静,蓼花红。车子开过去了,我还在回头看着那处河湾,那片蓼花。在熟悉的路上,遇见一处从前不曾留意,或是错过的风景,有些可惜,也有些留恋。

凤凰山下,沿路边的那条路,是我最熟悉的一条路了。有时,我一天要从那儿走两趟。最喜欢的还是溪边的老枫杨树,树都粗壮,可每棵树的姿态又都不一样。有的树身挺拔,树枝清朗;有的枝干斜过溪流,伸到对岸去了;有的如凤凰点头;有的像苍龙回首,各有姿态,各有风骨。我喜欢沿溪看树,看那些老枫杨树,看沿溪枫杨树的四季。冬天,看一棵树最真实的样子;春天,看树上的一层新绿,怎样一点点地爬满树枝;夏天,找寻藏在枝叶间的声声蝉鸣;秋天,看那些羽状的叶子黄了,一点点地随风飘落。看树下的溪水由枯寂渐丰,由丰而涨,由涨而落而静,由静而归于沉寂。

凤凰山下那条路,因为路边的小溪和老枫杨,而显得四时不同。我时常走在這條路上,也在感受着这条熟悉的路和路边的些微变化。或许,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条路,不管这条路熟悉与否,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沿路边边走边看风景的心情。



世外桃源 杨永光 摄

□散 文

# 夕月一弯

钟读花

如一只飘摇不定的小船,彰显一份轻灵、小巧之美。在庭院,摆一小桌,泡一杯绿茶,茶香氤氲,神情悠然、怡然、逸然;看夕月,仿佛一纸,是江南水润的一页纸笺。那一页“纸笺”上,写满了江南人俗常的日子,描绘着江南的青山秀水;一页“纸笺”,是诗,也是画。

一弯夕月,是诗人,是画者。小时候,麦收结束,村人总喜欢于晚间,在麦场上纳凉。麦场在村口,村口有树林。纳凉,大多铺一领草席,人在草席上,或坐或躺,悠然自在。每个夜晚,都美好,而遇上夕月一弯的日子,则感觉那个夜晚,格外美好。

尤其是躺在草席上,看着一弯夕月,缓缓西沉。月亮摇摇而下,活生生地在演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散文极美,且有古意。他写古钟楼上的一弯夕月:“徘徊良久,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弯,淡若清梦。”

“淡若清梦”四字,真好——可望不可即,美在缥缈中。

如此看来,“夕月一弯”之美,似乎就只在婉约,在幽情,在飘渺。其实,也不尽然。

读中国古典作品,缓缓,便仿佛揭开一页页历史,在时间的深处,我们看到了大漠孤烟,看到了边陲烽火,看到了连营扎寨;听到了鼓角阵阵,听到了呐喊厮杀,听到了寒砧声声。那一刻,大漠一望无际,寂寞、苍凉、悲壮;那一刻,夕月一弯,高挂在远天之上,飘洒如片纸——那么遥远,那么单薄,却又那么冷静地只眼看着这个苍茫的世界。

那一弯夕月,即不再婉约,而是苍凉,而是寂寥,而是悲壮。那一弯夕月,是经历,更是一种历史的见证。

一弯夕月,也因之变得厚重,变得沉郁,变得苍苍茫茫然。